

小园春色

○段育霖

这是藏身于高楼林立间的一方绿洲——一座带着淡淡江南韵味的袖珍园子:半圆形草坪居于中央,周围环绕着错落有致的树木。一条蜿蜒小径时隐时现,串起点缀在园中的凉亭、石凳与影壁,草坪前方,还有灵动活泼的喷泉相伴。午后,我常独自一人来此,与繁茂的草木静默相对,感受它们的蓬勃生机。

春雨过后,天气渐暖,小园的草木开始舒展筋骨、焕发生机。最先按捺不住的是迎春花,那一抹明媚的金黄跃上枝头,瞬间点亮了整座园子,也点亮了我的眼睛。紧随其后,杏花与山樱也迫不及待地登场了。我尤爱那棵野山樱。它的枝条向着四面八方伸展,姿态洒脱,颇具古韵。远远望去,它哪里像一棵树,分明是一团蓬松轻盈、晕着柔光的浅粉色云雾,静静地飘浮在园子的中心。走近细看,方知其妙。那花是重瓣的,却开得极为疏朗,毫不拥挤。有的已全然绽放,五片薄如蝉翼的花瓣,小心翼翼地托着纤细的花蕊,在微风中轻轻颤动,仿佛下一秒就要振翅飞去。此时花期已渐入尾声,粉白的花瓣悄无声息地离开枝头,旋转飘落,小径上积了薄薄一层,让人不忍落步,生怕惊扰了这一地的绮丽梦想与淡淡叹息。

玉兰则以另一种气派,彰显着自身的存在。高大的枝干上,缀满了硕大饱满的白玉兰,宛如栖息着一群洁白的鸽子。

花瓣肥厚,光泽如玉,像少女的脸庞般明亮动人。而那些稍晚些的、形似毛笔尖的花骨朵,毛茸茸地包裹在灰绿色的萼片里,自有一种蓄势待发、蕴含无限生机的力量。

身边石楠的新梢,呈现出夺目的绛红色,一簇簇地从墨绿色的旧叶间探出头来,远远望去,鲜亮明媚。那是生命在血管里奔腾的颜色,娇嫩、热烈,充满了初生的勇气与活力。还有那纤细的鸡爪槭,新发的叶片精巧地裂成细叉,边缘晕染着一圈淡淡的红色,宛如精心描绘的画作。新生的植物总是如此娇嫩可爱,却又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,令人惊喜,令人感动。

抬头仰望,是樱花如云似霞的烂漫,是玉兰皎洁如月的清丽;俯下身,是石楠绯红的热情,是小草茸茸的嫩绿。这时,草木掩映的音响中缓缓流淌出清越悠扬、冷冷淙淙的古筝曲。那琴音宛若山间清澈的泉水,时而空灵飘渺,时而低回婉转,丝丝缕缕缠绕在花枝间,消融在和煦的微风里。奇妙的是,这乐声非但没有打破园子的静谧,反而将“静”衬托得更加深邃、愈发触手可及。它仿佛一道无形的屏障,将园内这方小天地,与园外车水马龙的喧嚣、人声鼎沸的嘈杂彻底地隔绝开来。外界的喧嚣变成了遥远而模糊的背景音,如同海浪持续不断地拍打着礁石的底部,而身处礁石之上的我,只能听

到微风拂过花枝的窸窣声响,偶尔传来一声清脆悦耳的鸟鸣,以及自己逐渐平缓的呼吸。我的思绪也渐渐与这琴音、这自然的天籁达成了和谐的共振。

此刻,我仿佛被这无边温柔的静谧,缓缓包裹、慢慢消融。身体是放松的,心灵也是空明的,但这“空”并非虚无,而是一种被美好与安宁充满后的饱满状态。就好像一只在长途迁徙中疲惫不堪的孤鸟,历经了风雨的洗礼和迷雾的困扰,终于找到了这片林木葱郁、流水潺潺的绿洲,得以安心收拢翅膀,将疲惫的头颅埋入温暖的羽翼,享受一次毫无牵挂的深沉休憩。这片刻的“小憩”,是身与心的双重归宿。

然而,在这极致的静美与愉悦深处,一丝淡淡的伤感却如水面下的暗流般,悄无声息地涌动着。你看那樱花,盛开时如云似霞,绚烂至极,可转眼间便落英缤纷,香消玉殒。那玉兰,昨日还皎洁如玉,昂首挺立,今天就已经开始花瓣飘零,凋零殆尽。在这小园片刻的宁静中,我的心绪却如潮水般起伏不定。短短的十几分钟,身处这片心中的田园,愉悦与伤感交织在一起,是对生命的珍视,也是对生命流逝的感伤。

起身离座,石凳依旧带着一丝微凉,我轻轻拂去肩头一片不知何时飘落的粉白色樱花瓣,就像拂去一个轻盈美好的、关于春天的梦。

诗歌苑

青春

○穆轶凡

(一)

闷热的空气里,吹来追逐自由的诗篇

操场上空的晚霞随着心事蔓延
囚笼中的太阳花,盛开在十八岁的夏天

(二)

展翅欲高飞的鸟
困在书页里的山

在文字与符号间找到了自由的答案

(三)

最炽热的思绪飞扬在最懵懂的时光里

原来最温柔的从来不是夜色
是望向我的,你的眼睛

(四)

纵使时光飞逝,年华已老

仍如昨日般闪耀

想,我留住了我的青春和骄傲

(五)

该用怎样的诗篇,才能镌刻这些
闪着光的过往

可最温柔的那个答案

早留在挥手告别时,滑落的
泪里

绍年先生的象棋屋

○于永涛

故乡村外小河岸边的那两间象棋屋,是我魂牵梦萦的所在。“啪!”棋子撞击着棋盘石桌,“红马卧槽,赶紧的!”“没事,黑车占肋。”诸如此类的声响,频频从象棋屋里飘出来,惊起了静静流过这里的河水的涟漪。

30多年前,村里爱下象棋的棋友聚在关帝庙前摆地摊,将棋盘往地上一放,两人坐马扎或石块,就在楚河汉界对弈。不久,便围了一圈人观战、助战,十分热闹。我父亲有时也参与,我最初学下棋也是受父亲影响。

关帝庙前的象棋摊子,好天气时其乐融融,一遇坏天气就无法开张了。乡下的农人偏偏越是雨雪天,越得闲空。每逢这时,棋友们急得关帝庙前打转。

绍年先生退休回乡后常来象棋摊下棋,他记着坏天气时棋友们的心愿,暗自找机会。正好这年村里一位新主任上任,绍年找到村主任,代表棋友们提出了兴建两间象棋屋的要求,并表示棋友愿力所能及捐助。就这样,这事很快就办成了。

棋友们很喜欢象棋屋这里的环境,近处小桥流水、岸柳鸣鸟,远望绿树绕村、山峦起伏。绍年先生给象棋屋里购置了两张石质象棋圆桌、卫生用具、马扎、

象棋、扑克等物品。隆冬季节,棋友们还捐资购置取暖物品,大家围聚一起下棋、打牌,一起谈天说地。屋外大雪飘飘,屋里温馨愉悦。

谁要是平时生活中有点烦心事,到这里一坐,就会宠辱皆忘,那点不愉快也会烟消云散。时间长了,这里就成了棋友们的家。小岳歌赶了过来,老赵看到赶紧让位招呼:“快来替我杀上一盘,咱都放松放松。”有的棋友搬到城里住了,也还是想着这里舒适愉悦的情景,隔上十天半月,就要找机会来这里玩玩,找回那份曾经的惬意感受。

一天,老岳与老秦为一卒归属面红耳赤,不欢而散。午间再聚,老岳默默递过一支烟,老秦即刻划火点燃,青烟袅袅中,两人相视大笑。这里没有利益纷争,大家都是抱着一颗淳朴的玩心来的。

象棋屋棋友对弈的场面很有趣。你瞧,老苏连胜两局,高兴得眉飞色舞。老魏屡败屡战,斗志不减。一旁等待的大于摩拳擦掌,跃跃欲试。可也有一些棋友对观战助战很有兴趣,真要让其上场,那就怯战退避三舍了。起初我也是这样。有一次,岳叔一时没来对手,便让我跟他对弈,我连连摆手。岳叔瞪我一眼说:“下棋

又不输宅子不输地,你怕什么?哪个象棋高手不是喝着棋汤成长的?来,跟我下,咱俩谁喝棋汤还说不准呢。”在他的鼓励和催促下,我终于迈出了杀上楚河汉界的第一步。后来我还参加过镇上的象棋比赛呢。

很长一段时间,绍年先生是象棋屋堂主,几乎天天在此。人多时轮不到对弈,他就给大家讲古论今、说家乡变化、谈对新时代的感受及下棋乐趣益处。80多岁时,他还参加了镇上的象棋比赛,笑着称比赛不为输赢,贵在参与,有益身心健康。

象棋屋邻近村里的大集,邻村的棋友来对弈的也不少。一位棋友曾讲过一则趣谈:某人毕生以“未败一局”闻名,临终前儿子问秘诀,他淡然道:“我只当参谋,从不下场。”满堂哄笑之余,静默渐生——原来人生何尝不是如此?有人执子搏杀,有人静观布局,有人运筹帷幄,有人甘为注脚。胜负之外,自有其境;方寸之间,俱是乾坤。

青山常在,河水长流。30多年过去了,随着岁月的轮回,象棋屋也在更替着。绍年先生与首批棋友已化作春风,融入故园泥土,可是象棋屋依然人气旺盛,象棋屋与棋友的故事依然在流传,象棋屋依然凝聚着浓浓的乡情。

与红色书籍对话

○贺世国

我从未统计过至今总共看了多少书,但保守估计,看过的书装个小书架没问题。近年来,我因工作与红色书籍结缘,它极大充实了我的阅读内容与精神世界。这不仅是看书,还是与历史对话、与先辈相逢的红色旅程,是我向革命先辈表达崇高敬意的方式。

多年来,我先后参与编纂本县县志与“红色记忆”丛书,在这个过程中,接触到的大多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,他们用生命换来山河安宁,用牺牲铸就精神丰碑。如何写好他们的事迹、梳理好过往历史,真实准确地为后人留存红色记忆,就成了我肩头最重要的任务。于是,我开始系统翻阅相关书籍,通读红色革命史料,聚焦历史事件与人物记载,梳理党史与革命史脉络,书中文字承载着厚重的红色根基与记忆。

为进一步核查相关史实与背景信息,我阅读了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《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》《陕北革命故事》《永远的丰碑——清涧县革命烈士》《中国共产党陕西省清涧县组织史资料》等诸多书籍。书中的红色人物和革命事件令人肃然起敬。

贺兰庭,1921年1月出生于清涧县双庙河乡桑浪河村,1936年1月自愿参加革命,任通讯员、司号员、司号排长。在部队共服役16年,参加过10次战斗,一次负伤,与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贺晋年是同壕战友。解放战争时期,他任彭德怀总指挥的司号员。1949年8月,在解放兰州战役中负伤,昏迷一个月、住院三个多月后奇迹生还,被授予老红军称号并享受相关待遇。

梁仲文,清涧县解家沟镇河渠村人,1932年7月参加陕北红军,193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7年11月平型关战役首次负伤;1945年在山西省青州市作战再负伤,被评定为二等残疾;因战四次负伤;1946年5月14日退伍回乡。

惠海忠是清涧县双庙河乡寨峡村人,1981年10月入伍,1986年参加对越自卫防御反击战,在老山前线八里河东山拔点作战中,往返8次运送伤员,带领全班粉碎敌人20多次进攻偷袭,全班无伤亡,获部队党委一等战功。

这些名字背后,是滚烫的热血,是坚定的信仰与无悔的坚守,是红色革命的记忆与传承。我把每一页每一行字都当作无价瑰宝,怀揣敬畏,不敢慢待。

每当遇到困难,我就会想起我的老乡——著名作家路遥。为写《平凡的世界》,他翻阅十年《人民日报》《陕西日报》,查阅海量史料,十指磨破出血,终致以掌代指翻书。相较之下,我的辛劳何其微薄?目前,“红色记忆”丛书编撰正稳步推进。而这场与红色典籍的深度对话,亦将持续不息。

在与红色书籍对话的过程中亦是考证。有资料说毛主席曾两次到过清涧,但业内研究人士认为是三次,哪个更确切?为此我翻阅了《毛主席转战陕北》及毛主席东渡黄河东征相关史志资



作者阅读的图书
《陕北革命故事》

料,终得确证:

第一次,1936年2月5日,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总部机关抵达清涧县袁家沟村,筹划东渡黄河,开赴抗日前线。2月7日,毛主席带领随行人员到高家圪塔察看地形。面对冰雪覆盖的苍茫河山有感而发。当晚回到袁家沟居住的窑洞,挥笔写下千古名篇《沁园春·雪》,尽显一代伟人的豪壮气魄。

第二次是1947年3月19日,在转战陕北的行军途中,毛主席、周副主席率领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机关,从延川县刘家渠村转移,抵达清涧县下二十里铺镇徐家沟村。

第三次是1947年3月,毛泽东、朱德、刘少奇、任弼时等率中共中央机关从子长境内出发向清涧开进,于3月29日凌晨抵达清涧县石咀驿镇枣林则沟村,并在此召开了著名的“枣林则沟会议”。

此外,通过精读,我对部队建制表述规范有了精准把握:兵团及以上单位用汉字(如“红十五军团”),其下一用阿拉伯数字(如“81师3团2营6连3排”);“红二团”实为“清涧红二支队”1934年改编后的简称,全称为“中国工农红军独立师第2团”;“警备三团”即“八路军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司令部第3团”;“大刀队”“保卫队”“警卫营”“北路军”等俗称,均有明确编制归属与历史语境。

读书是让心灵获得升华的有效途径,阅读则是提升自我、滋养未来的肥沃土壤。只要坚持读书学习,就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成长。愿我们都能多读书、读好书,以此净化心境、安顿灵魂。